

“澄明”之思

郭庆晓

(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海德格尔思想的意图在于探讨人类所遗忘的“思”,追问存在的思,澄清事物遮蔽的解蔽之思。澄明就是揭示遮蔽到无蔽的转换之思,在此转换过程中,就有对事物的由“显”入“隐”、由“隐”入“显”的思。本文着重探讨事物解蔽之中所谓的“隐”与“显”之思,尤其是“隐”时之“凸显”。

【关键词】遮蔽;解蔽;澄明;隐;显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90-03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认为,事物在表现自己的同时,往往会遮蔽一些东西,他试图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来揭示事物所遮蔽的东西,这就是他所寻找的“存在之真理”,这一过程也就是“遮蔽”与“解蔽”的过程。在解蔽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让事物从遮蔽状态走出来成其本身、是其所是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澄明”,也就是“思”之路。

一 遮蔽、解蔽

海德格尔认为,要追问存在,就必须先追问存在的本源,就是存在的本源性,即自身遮蔽。由于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自身的遮蔽是对存在之思的规定,故而要想追问到存在、认识到存在,就必须、也必然会以某种“解蔽”的方式去“道说”(Sage)和去被理解。

海德格尔思想就是通过现象学、解释学来阐明这一“存在之真理”的。作为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思想对存在的显现过程本身就是存在自身的理解和解释,因而对海德格尔思想而言,任何解释都意味着对其自身的还原,即使事物“是其所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源于对存在的追问、对虚无的寻视、对此在的敞开以及对以往之存在的思,因而也和此在一样拥有情态的样式,被抛的可能性和在沉沦中的非本真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要倾听我们良心的呼唤,如此就有可能从非本真状态走向本真状态,回归自我,找回自我的家园。

依据海德格尔,每一世界的世界性亦即本源性的存在。也正是在这“每一世界的世界性”中,此在和理解同时敞开,并共同自身承担“可能之存在和彻底的被抛的可能性”。而凭借于这一被抛性和投射,此在显现出是日常的敞开性,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沉沦”,世界不揭示自身,却掩盖自己;在此在没有敞开,反倒遮蔽。^[1]因此,如果敞开称为本真的话,那么遮蔽相反标明了非本真。因为非本真和本

真一样源于此在的可能性。此在始终做出决定本真或者非本真地去存在,于是非本真和本真乃此在的存在样式。海德格尔所揭示的真理既然是自身遮蔽的真理,必然也是被遮蔽的方式所理解的真理。^[1]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之真理就是存在之澄明,当我们言说陈述和事实间的“符合一致”时,其根据乃在于言说者向着处于敞开之境中的存在者保持着“开放行为”。这种“开放行为”乃是一种“自由”的态度,亦即面向存在者自行开放。“作为正确性之内在可能性,行为的开放状态植根于自由。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自由不是听之任之,放纵逐流,而是指“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亦即“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乃是一种“参与”,它自由地让这个或那个存在者存在,或至多是这些或那些存在者存在,但同时又自由地把某些存在者遮蔽起来,使之“不如其所是地存在”,从而使存在者之整体被遮蔽起来。因此“让存在”在解蔽之际已然保持着遮蔽。如果说遮蔽状态是真理的非本质,这一非本质就决非源于人的错误或疏忽,相反,它乃是源自于真理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遮蔽要比解蔽更古老,非真要比真更为原始,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发生在解蔽、澄明、敞开之前。因此,真理的本质既是解蔽又是遮蔽,我们可以以解蔽的方式接近被遮蔽的东西,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去解蔽,都不可能使一切被遮蔽的东西尤其是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显而易见。^[2]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为澄明着的遮蔽之发生,存在不仅以在场而且不在场的样式与我们关涉着“不在场也同样常常地、亦即始终地与我们相关涉”。不在场的东西可以不再以我们从当前意义上的在场中所认识的在场方式活动着。那些不再“现在”的不在场的东西可以直接地曾在着。“这种曾在

并不像纯粹的过去那样从以往的现在中消逝了。毋宁说，曾在还存在并活动着，但却是以其本己的方式活动着。在场在曾在中达到”。同样的，只要不在场作为尚未当前的在场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相关涉，也就是说就像曾在那样直接地存在并活动着，在场在将来中就被达到了。^[2]

海德格尔认为，事物在澄明的过程中，存在本身是亦显亦隐、亦分亦合的运作，而这一过程就是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他所谓的“澄明—遮蔽”的“原始争执”就是“存在之真理”。存在一方面照亮存在者，使存在者无蔽可显；但另一方面，存在有所澄明之际也总是隐匿自身，这种自行隐匿也表现为对存在者的遮蔽。存在者的澄明与遮蔽，海氏称之为存在者的真理。存在者整体一分为二，“世界”为“显”（“敞开”），“大地”为“隐”（“锁闭”）。所以存在者之真理就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海氏说，只要作为澄明与遮蔽之原始争执的真理发生了，则“大地”就通过“世界”凸现出来，“世界”就建基于“大地”。可见，真理的生成实际上就是从“存在之真理”到“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存在之真理必定要实现出来而成为存在者之真理。^[3]

二 澄明及其中的“隐”之“显”

海德格尔认为，所谓的真理乃是存在之真理，是一种人类所不能到达的，至高、至上、至大的明澈境界。人本身就处于这个境界，当人要认识自己、寻找真理、思想的时候，人就必须先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境界。把自身处于这种境界之中，进而才可以对物澄明，才能“格物致知”，也才能有科学的真理。这种明澈境界就是海德格尔认为的“存在之真理”、“敞开领域”、“存在之澄明”。

总的来讲，海氏认为存在的原始意义集中地体现在希腊思想的 *Physis*、*Aletheia*、*Logos* 这三个基本词语上。据海氏研究，*Physis* 的原始意义乃是“涌现”，即是存在本身的涌现者和逗留着的运作。*Aletheia* 的原始意义就是“无蔽”、“解蔽”，在这里海氏认为其是存在之真理，也就是说它是存在本身的由“隐”入“显”的运作（而不是后世的“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Logos* 的原始意义是“聚集”也是指存在本身的运作。从存在本身的“显”“隐”一体性考虑，如果说 *Aletheia* 是由“隐”入“显”的运作，突出的是“显”，那么，*Logos* 就可以说是存在本身由“显”入“隐”的运作，突出的是“隐”的方面。不过，*Logos* 和 *Aletheia* 根本上是同一的，两者都是存在本身在运作时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存在本身的一体两面的运作，但是两者又各有所重，*Aletheia* 侧重于“分”，也就

是事物在“显”，而 *Logos* 却侧重于“合”，可以说是存在本身运作时的“隐”，二者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一体的，是事物本身运作这一过程中的不同侧重方面的表述。

在海德格尔眼里，美、技术都是真理（“无蔽”）的现身方式，展现方式，是真理的显现和发生，都是一种“解蔽”活动。与之相对的是，海德格尔对“诗”和“思”的沉思主要是与 *Aletheia*（“无蔽”）及 *Logos*（“聚集”）这两个主题相关联的。换句话说，从“诗”和“思”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理解 *Aletheia* 及 *Logos* 这一存在运作的一体两面性。

“走向澄明之境”中，作者通过海德格尔生活与思想的详尽阐述，认为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作诗则都是一种思。正是通过“思着的诗”或“诗化的思”，存在在语言中进入敞亮，走向澄明。“诗”和“思”的行列特殊地位就决定了诗人和思想家的神圣使命。真正的诗人应当是哲学家诗人，而真正的思想家则应当是诗人哲学家。总之，神思存在的天命召唤诗哲，诗哲是神和民众之间的中介人。通过赋诗运思，诗哲聆听神灵无声的语言，并用自己的口将那在一刹那间所感悟到的神的讯息昭示给民众，从而唤醒世人明晓自己的命运，回归自己的家园，走向“诗意的人生”。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经历了既有差异又密切关联的三个时期。在早期，以存在的追问形成主题；中期关联于真理的显现；而晚期则是语言之倾听。在各个不同时期以及各时期之间的关联中，海德格尔都力图基于一种现象学显现的方式，让隐蔽之物通过不断地去蔽而显现，并在存在论上予以解释学阐释。隐与显的不断变换交织在海德格尔那里，宁静的排钟也有显与隐的方面。在显的方面，排钟在被敲打后发出低沉而宏亮的声音；在隐的方面，钟的静寂却是一种无声的聚集。诸神也是如此，抑之为神，有别于人和鬼。但在海德格尔那里，神圣者是那凹元中的不死者，这是其隐秘之意。由此，神圣者与古希腊的诸神和中世纪的上帝相区别。^[4]

然而，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看来，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似乎只有理性认识即思维，至于语言、想象，则往往被忽视。这种弊端要归咎于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为依照主客二分的思维逻辑，思维总是高于想象的。所以，人们在认知方式上总是习惯性地老是盯住一点在场的东西。而从不注意周围的不在场的东西；认为只有存在者（有）存在，而不存在者（无）是不可想象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把这种偏见概括为：“为什么有现实存在物而没有

无?”他说,提这个问题就是引起我们作哲学思考。事实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应当只是一种单纯在场的世界,单纯的诸存在,还应当存在对在场东西的超越,对现实的诸存在物的超越;更准确地说,存在超越“有”以达于“无”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想象的空间。为什么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超越在场的“有”(显现)以达到不在场的“无”(隐蔽)呢?现象学的代表胡塞尔在关于事物的“明暗层次”的论述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胡塞尔认为人的感性直观中出场(“明”)的事物都是出现于由其他许多未出场的(“暗”)的事物所构成的视域之中的。所以,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应专注于“事物本身”,以达到事物在直观中出场的本来面貌,而在这其间,是不允许有别的事物闯入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以别的事物作为中介来说明事物本身。显然,这里所说的事物不应当是根源意义上的在场,而应当是一种意向性的(intentional)在场,因为存在的东西不一定都出场,不一定都出现于我们的经验中,“遮蔽”是会经常发生的。这样看来,事物所隐蔽于其中或者说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东西,不是有穷尽的,而是无穷无尽的。具体地说,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宇宙万物处在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

那么,要显示一个存在物的内涵和意蕴,要让我们一个存在物得到“敞亮”、“澄明”,我们就必须把它置于它所“隐蔽”于其中的背景(不可穷尽性)之中,即在它的“生长环境”中来显示它“存在的意义”。这就必须借助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有以达于

无”的功夫,即必须借助于我们的“想象”才能完成。^[1]

在事物澄明过程中,由“显”入“隐”的时候,事物在原来所显示的“显”的存在者的存在,慢慢的走进了“遮蔽”的状态之中,而当事物由“隐”入“显”的运作时,事物不仅仅事把原有的“隐”展现出来,还把原来“隐”时的“显”给展现出来。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事物处于遮蔽时的“隐”时,它同时是利用这种“隐”来展现自己的“显”。如同歌剧院的帷幕一样,它拉开时,帷幕可以看见其中的事物的存在(此处存在并非存在之真理的存在,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当它闭幕时,这些事物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通过帷幕来“凸显”的事物,它并未从帷幕中走出来,仍在帷幕的遮盖之下,可是,它仍旧以被帷幕遮盖而“凸出”出来,即以其“凸隐”的方式向我们展现着它的存在,只是我们必须得借助于我们的“想象”才能完成这一事物的存在。但这恰好说明了事物在“隐”时,也即在遮蔽的时候,也有其自身展现其自己的方式,在这里我暂时称之为“凸显”。就是当事物处于“隐”的状态时,我们或许有意或无意的发现,事物被“凸显”着,即便我们看不到,或者没在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事物并非是处于“显”时就“显”,处于“隐”时就完全的“隐”,而是,“显”中有“隐”,“隐”中有“凸显”。二者相互掺杂揉和在一起,不可分割。因为遮蔽先于无蔽,存在只有首先自身遮蔽,然后才能自身去蔽。^[2]这样,我们看到,事物本质在澄明过程中的存在不仅是无蔽性、遮蔽性的,而同样是遮蔽中的凸显性。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卢世林.“自身遮蔽”对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意义[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 [2]石碧球.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 [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6.
- [4]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The Thinking of Clarification

GUO Qing-xiao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The ideology of Heidegg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thinking” forgotten by human beings, to make a detailed inquiry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thinking” and to clarify the thinking sheltered by things. “Clarify” refers to disclose the thought from covered to uncovered situ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it reflects the transferring “thinking” from “cover” to “uncover” or from “overt” to “cover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towards the thinking of “covert” and “overt” in the shelter to uncover, especially the “uncover” in “covert”.

Key words: Reveal; Conceal; Clarify; Covert; Overt